



● 黑道奇书

毒攻毒

● 阿钦/著

● 毒巢爱鸟

黑道奇书

毒攻毒

● 毒巢爱鸟

● 阿 钦/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毒巢爱鸟 DUGONGDUDUCHAOAINIAO 钦志新 著

责任编辑:邓淑杰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45 600字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8000册	定价: 5.20元	

夜，乌云遮严了天空，南中国海黑沉沉混沌一片。港岛犹如镶嵌其间的一颗明珠，闪烁着灼亮熠熠的光彩。

午夜，一艘由西而来的渔船悄悄驶近新界西端的稔湾。它象蠢贼似的蛰伏海滩，窥测良久，船头上闪烁了三下电筒光，很快，从稔湾那边也亮了三下。于是，从渔船上丢下一只只密封的口袋，系在口袋上的白色的浮子飘荡在海面上。

渔船悄然而去。

一只小舢板象黑箭似的从稔湾窜出，它驶到刚才渔船停泊处，把浮子连同装着海洛因的口袋一只只捞到船上。

舢板得意地掉转头往岸头驶去。突然，左右两方同时扑来两条小船，舢板上的人见状，喊声“不好”，一边转船逃窜，一边各自拔出手枪。

那两条小船很快贴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子弹的呼啸划破了沉沉夜空，也引响了远处皇家香港警察队水警快艇特警队强力快艇的马达轰鸣。

枪战只在几分钟之内就以寡不敌众告终。那两条小船上的渔民打扮的人跳到敌船上，把已死和未死的人统统丢到海里，只将那一只只湿漉漉的口袋搬到自己船上。接着，这两条小船悠然而去。等几条强力快艇赶到，见到的只是那只空荡荡的破舢板和几具飘浮在海上的尸体。

香港中环一座豪华的旅馆里，本埠黑社会著名帮派“铁血会”老头子陆魁宝在十四层有着自己的销魂窟。他六十开外年纪，瘦骨嶙峋，脸上似带病容，公开身份为新亚机器公司董事长。他每日的行踪，除开生意场上的周旋，就是各种交际场合的猎艳，以声色犬马躲避警方的怀疑。他最近迷恋上了位于湾仔区的飞飞舞厅的舞女红玫瑰，经常在夜阑舞倦之后，把她载入旅馆倒凤颠鸾。

莲花形的水晶吊灯在午夜之后愈加精神抖擞，把铺着猩红地毯的舒适卧室照得通亮。陆魁宝坐在沙发里翘起二郎腿，一边翻阅着本埠晚报，一边呷着浓甜的咖啡。从盥洗间传来轻微的泼水声，那是正在洗澡的红玫瑰故意把水声弄得很响，以逗撩大老板的情欲。陆魁宝无意去听，两只耳朵只是仄着电话机。

强烈的香水味扑进卧室。红玫瑰把长浪似的卷发随便披散在浴后越发妖冶的脸庞上，趿着拖鞋扭动水蛇腰娇态地走过来。肩头披着一件艳黄的浴衣，两颗丰硕的奶子和下身三角点上最诱人的部位都暴露无遗。

陆魁宝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根本没注意她的进来。

这尽管有伤红舞女的自尊心，但红玫瑰不敢稍露不满，她径直走到陆魁宝面前，两手把浴衣往外一掀，扇起一股香风，把曲线分明，凝脂似的玉体挡在陆魁宝眼前，嗲声嗲气地说：“唷，还看报哪，不陪我玩玩？”

“嘿嘿嘿”，陆魁宝只得把报纸丢开，他刚伸手，红玫瑰已就势跌坐在他膝盖上。陆魁宝细长的双手也就在她身上摸捏起来。

红玫瑰把两片红唇贴到陆魁宝的嘴上吮吸着。

电话铃骤响，陆魁宝立即粗鲁地推开红玫瑰，把听筒抓到手里。

红玫瑰十分无趣，噘起嘴望着听筒。她听着陆魁宝说：“货到手啦，好来！……嘿嘿，这批蠢猪，让我们又做成了一笔没本钱买卖……对，立即抛出……”

陆魁宝搁上听筒，右手一抹鹰鼻，情绪好极了，站起来摊开两手眯着眼睛说：“宝贝，这下你得加倍慰劳慰劳我啊！”

“哼，”红玫瑰撒娇地一扭头，“你就想着自己的生意，眼睛里根本没有我！”

“嘻，你倒说对了一半，在香港这地方，没钱能办什么事？你也不会看中我呀！”陆魁宝如同喝了醇酒，话既多，更渴求用另一个肉体来发泄，弯动双臂把红玫瑰抱了起来。

“喔唷喔唷”，红玫瑰肉拳轻轻捶着陆魁宝的肩膀，“这么大的劲头，我要被揍死啦！”

她很快被丢到铺着锦被的席梦思床上。

黎明前的浓重黑暗终于压灭了港埠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的点点灯火。这座喧闹的城市暂时进入了安静。

维多利亚港沿岸那幢新建的高耸入云的四十层大厦，第三十六层是东源贸易公司写字楼。此刻，会议室临海一面的窗幔拉得严严的，连一丝光亮都没有溢出。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列坐着该公司的主要职员，他们亦是“黑龙帮”的大小骨干。

黑龙帮已有上百年历史，本在广州设坛，一九四九年前后

南下香港占地，自视洪门正统。山主称龙头老大，下设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廉等堂口，每堂各辖数千人众，树大根深、气焰灼人。往昔不仅老百姓不敢招惹，连港九别的黑帮也得避让三分，近年却被崛起的铁血会连连袭击。铁血会在港埠出现只不过十年，人员多为从中国大陆偷渡来港的案犯，这些“大圈仔”人虽不多，由于更凶残更狡诈，很快后来居上，他们过去还只敢欺负一些小帮派，现在却向黑龙帮挑战了。黑龙帮除公开打出货物贸易的招牌，暗中主要从事各类走私，尤以贩毒为多，有东亚毒品王国之称。他们把从泰、缅、老挝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偷运来的鸦片、吗啡、大麻精等毒品有的卖给本埠的瘾君子，有的转运到欧美一些国家，从中牟取暴利。铁血会窥探到这一秘密，屡屡“挠钩”，把从曼谷等地经海路运抵香港的毒品袭掠而去。今夜，当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海洛因又被铁血会抢走后，老大钱培庚立即把各堂堂主等骨干召集来紧急磋商。

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屋内尽管通风设备良好，仍烟气氤氲，如漫薄雾。头目们虽无不对铁血会切齿痛恨，鉴于以往几次报复均告败北，不得不绞尽脑汁另觅良方。

礼堂堂主韩宝驹是个矮大块头，名份上挂的是公司采购部主任，在贩毒中专管拆家一路。他脾气急躁，首先憋不住，瞪着两只大环眼说：“妈的，他们能有多少人马，把弟兄们都拉出来，砸他们的窠！”

“行吗，有人就希望黑龙帮、铁血会两败俱伤哩。”坐在对面沙发里的一个瘦长子慢悠悠地接腔。他也是三十左右年纪，叫马秉钧，是仁堂堂主，公司运输部主任，在帮内管举足轻重

的毒品偷运一路。

韩宝驹过去常受马秉钧的气，有点不服气地说：“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马秉钧抖抖烟灰，面孔朝着居中而坐的龙头老大钱培庚，稳笃笃地说：“当然有！我可不吃干饭，已摸到了陆魁宝的行踪，擒贼先擒王，把他干掉不就得了。”

“唔……”洋装笔挺、体态魁伟的钱培庚心里虽赞成，却不便轻易表态，扭动脖子问左右，“你们看行吗？”“行！”“没错的！”“太好啦！”一迭声同意，连韩宝驹也不得不点头。

坐在钱培庚旁边的“女秘书”凌丽娜沉眸无语。她穿着正流行的下摆很宽的滚边细花绸旗袍，一张瓜子脸勾画入时、妖冶俏丽，耳际吊着三寸长的翡翠耳环，玉嫩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做工精致的白金项链。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交际花似的姑娘，局外人怎么也想不到她是黑龙帮内位居第二的总护法。

钱培庚见足智多谋的女军师不作声，堆起笑脸问：“这办法可以吧？”

“嗯，”凌丽娜眼波瞄着老大，“这管用吗？我们今天把姓陆的杀了，铁血会明天就会再推出一个老头子。那家伙说不定更坏哩！”

“唔。”钱培庚微微点头。“有道理。”

马秉钧讪讪地说：“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铁血会啦！”

“谁说的？只要你真的摸到陆魁宝的行踪，我就有办法！”

“这你不用担心。”马秉钧印着刀痕的上唇骄傲地一笑，“我早下血本，派手下人侦探了他几个月。陆魁宝这条老色狼，最近迷上了飞飞舞厅的一个红舞女，经常把她接到中环那家

大酒店里去消夜……”

凌丽娜一边听一边转动着眉角入鬓的丹凤眼，涂着艳红寇丹的玉手夹起了一支细长的香烟，放到口红浓重的嘴唇缓缓地吸着、思忖着。

马秉钧贪婪地盯着那张媚脸，笑微微地说：“我把底牌都摊了，看你女诸葛的妙计啦。嘿嘿，可别吹牛呀！”他乘机盯得更紧了。

钱培庚见状，心里很不愉快，可所辖堂口数仁堂实力最足，有不少是积案累累的杀手，他不便为区区小事计较，就抽搐一下脸上的横肉没吱声。

凌丽娜眉眼感觉到马秉钧的放肆，又猛吸一口香烟，吐出一股烟雾后，她抬起了头，迎着马秉钧的目光，冷冷地一笑，说：“我哪天吹过牛呢？办法早有了，派个‘千花’^①去，把老色狼迷住，再伺机离间他与小老大徐炳生的关系，让他们窝里斗，互相把实力拼光，我们收拾他们就易如反掌——据我所知，姓徐的早就心怀异志了！”

“真是妙计！”韩宝驹带头喝采。

马秉钧横了韩宝驹一眼，不冷不热地朝凌丽娜说：“想法不错。可陆魁宝非比等闲，当年他能从共产党的监狱里逃出来就不简单，又能闯过蛇墙在香港成气候，心狠手辣，比狐狸还狡猾哩。据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女人，只是象穿衣服似的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我们手下哪来这么大能耐的千花呢！”

① 千花为洪门黑帮中的女骗子。

凌丽娜受到揶揄却不脸红，朝马秉钧说：“你的情报很准，所以我要好好地想一想该派谁去。”“喂，”她目巡四周，“各位堂主，你们谁有能人，请拿出来，事情办成，给本帮立功非小啊！”

“我没有。”韩宝驹第一个摇头。别的堂主跟着也摇头。他们堂内虽均蓄有骗术高超、花功到家的妙令女郎，可拿去对付陆魁宝这个老魔头还嫩了些。

只有马秉钧纳着脸不响，凌丽娜笑微微地问她：“你三年前从‘女蛇’中买来的苏州姑娘据说已是一朵出色的千花，能放出去干这趟差吗？”

“她不行，”马秉钧瓮声瓮气的，“我不是早讲本帮没这种大能耐的人吗——嘿嘿，除非你亲自出马！”

钱培庚一直仄耳听着，这时终于憋不住了，冲着马秉钧说：“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好了，天快亮了，这事过日再议！”

众骨干听后，纷纷伸懒腰、打呵欠站起了。

他们快快地跨出会议室，心上都象压着沉甸甸的石块——陆魁宝这帮大圈仔太厉害了，他们在香港已抢掉好些“陀地”帮派的饭碗，难道堂堂黑龙帮有朝一日也会被他们挤垮、迫走他乡？

钱培庚走在众人之后，身为龙头老大，目睹部下的这种失败情绪，心里很不好受。

大陆产的金丝软缎大红被面被子，罩没了一对紧偎着的、赤条条的男女。钱培庚人到中年，正是色凶如虎的时候，凌丽娜每每被他弄得粉腮通红、气喘吁吁。然而，鏖战结束，总是她

先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凌丽娜玉手在钱培庚厚实的、肌肉鼓鼓的胸脯上贪婪地游行着，一时间默默无语。她十六岁时就成了老的龙头老大的情妇。三年前，那老大在一次去金三角贩毒时被泰国警方击毙，钱培庚凭着重义轻财、武功高超、胆大心黑等，被众家堂主推为首领，于是，凌丽娜转而成了他的情人，许多帮内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她给出的主意。她也喜欢钱培庚结实魁梧的身躯，于是，这时的眼神就十分的眷恋。

“老大，”她终于启口，“看来我们得分开一段时间。”

钱培庚正舒服地休憩着，接受着女性的爱抚，听了这话很吃惊，盯着凌丽娜的媚眼问：“为、为什么？”

“马秉钧刚才说得也有道理，陆魁宝是棘手货，只有我才能对付他。”

“你？不行。我坚决不放你走。”钱培庚下意识地抱紧凌丽娜。

凌丽娜梳着钱培庚粗硬的头发，细声软语说：“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们一天不把铁血会除掉，就一天睡不好安稳觉，说不定有朝一日命都会赔出去。庚，你答应我吧。”

她简直是在哄小孩子了。钱培庚两只大眼转了一会，手慢慢松开，说：“我放，可那是很危险的。”

“没关系，我在帮外从来没露过脸，也自信比这条老甲鱼多几分心计哩，你就放心吧。”凌丽娜捧住钱培庚的脑袋，往那肉团团的脸颊亲了一口。

钱培庚把凌丽娜抱得更紧了。

和几乎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一样，红玫瑰也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这个实际年龄已近三十岁的女人，幼年是在本埠慈善机构办的儿童院里度过的，后来凭着本人的努力，曾一度成为电视圈子里的三流演员。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年连跑龙套的角色也没人聘用，迫于生计，她只得下海当了舞女。过气演员在舞场里倒挺走红的。

红玫瑰最近靠着陆魁宝的馈赠，住进了北角一套设备颇为考究的公寓。安静的环境、充裕的物质生活，使她暂时摆脱了心头的诸多烦恼，每天总要到午后才能睁眼醒来。因此当上午十点多被一阵电话铃吵醒时，她极不情愿地俯身抓起听筒。

“黄小姐吗？我是春光……”

她听出了这是在九龙一家银行当职员的林春光的声音，手微微一抖，不知该不该接腔。这个大陆仔能熬到银行职员的位置很不容易，他竟真心爱上了她，她也颇喜欢那张富于南国小伙子特征的甜甜的脸，于是双方度过了好些销魂之夜。然而她却不能嫁给这个收入有限的人，因此身体一旦被大阔佬陆魁宝占有，她就接受对方的告诫，与他割断了关系。但每当她勾着陆魁宝多皱的老油条似的脖子，眼波触到舞厅一角那张哀怨、凄戚的脸，心里总不好受，有几次竟踩到了老色狼的脚。后来陆魁宝窥到这个秘密，派保镖把林春光着实揍了一顿，从

此她再没见到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她这个电话号码只有交际场中三、五个密友知道，林春光一定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探听到。她非常感动，止不住想搭腔，眼前却浮现出陆魁宝老狼似严厉的脸，她只得咽咽唾沫作罢。

“黄小姐，我太想你了，你就跟我说一句话么，要不我会死的。你……可怜可怜我吧。”

她的心颤瑟了，抖着嗓门说：“林先生，我在跟你说话，你听清楚了吗？身体好吗？”

“黄小姐，我听得很清楚，你的珠喉还是那样动人。我多想见你呀，这就开车来接你，我们去香港仔，没人会发现我们的，那里的海鲜可好吃了……”

她犹豫了一下，由于陆魁宝白天从来没有找过她，加上香港仔是位于港岛南端的一个独立的镇，她答应了，接着起身梳洗打扮。

白色的平治钻进跑马地北面的隧道入口，不一会随着车前豁然开朗，香港仔就到了。红玫瑰看得出，林春光苍白的脸色又象刚把她接出公寓时那样有些紧张，她那颗在隧道里安稳下来的心，也忐忑蹦动起来。她竭力堆起笑脸，指着车窗外说：“唷，大海多美，还有那么多渔船！”

“是啊！”林春光也努力笑着，“这里的建设真快，我和弟弟刚到港岛时，这个渔港还不怎么样，现在，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还有鸭利洲大桥，就象一条长虹……”

红玫瑰被他的描绘逗起了游兴，说：“我在这里能弄一套

房子多好啊。哎，你们什么时候从大陆逃出来的？”

“十多年啦！”林春光叹口气，显然不愿多提。“我们上海鲜舫去吧！”

他俩停泊了平治后，偃依着走进了巍峨壮美的“珍宝海鲜舫”。偌大的餐厅里，坐满了不同服饰的各国饕餮者，笑语盈盈，肴香扑鼻。他们象孤羊进入羊群，一下胆壮起来。

侍者很快送来了法国香槟、澳洲鲜蚝、俄罗斯鱼子酱和清蒸的老鼠斑等。红玫瑰明白林春光薪金有限，准备等会儿主动会钞，也就吃得心安理得。

她正想对着一只蚝蛎下箸，耳边突然听到一声不冷不热的招呼：“黄小姐，陪小白脸玩得很开心吧？”

她蓦然回首，看到一个五短身材，扁平脸上拉满横肉的油脂仔，压得很低的礼帽下，两只斜眼目光灼人。她似乎在哪里见过，又想不起来，绯红着脸不知如何是好。

“哈哈，认不出啦，我可在飞飞舞厅见过你哩，哈哈，哈哈……”油脂仔耸肩笑着擦桌而去。

“啊，是陆魁宝派来的！老家伙消息怎么这样快？难道始终派人监视着我？红玫瑰不由得毛骨悚然，把这个想法悄悄向林春光一说，林春光马上一脸惶然。

海鲜虽美，他俩却无意品味，草草结束。红玫瑰心慌意乱忘了还钞的事，两人也没心思再观赏渔港风光，坐进平治象置身棺材里似的气闷闷回程。

本埠新闻：今天清晨，两名国术馆学员于八仙岭郊野公园发现一暴死男子，旋向新界警署报案。据警

方核准，死者系九龙××银行职员林春光，昨晚被仇家从寓所诱出，绑架至此用利斧劈死，详细情形警方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红玫瑰看到了晚报，再也无力上舞厅去，她拨动电话向老板告个假，困兽似的惶惶然呆在家里。

电话铃响了。送进她耳朵的是一个压得很低的声音：“告诉你，我是林春光的仇家。昨天夜里的事仅系我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干，你如敢乱咬，林春光就是你的样子！”

那边电话挂断。红玫瑰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她摔掉听筒扑到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她真想死，又舍不得这条命……

门铃忽然响了，她以为是那个打电话的人找来了，非常害怕，可又不敢不开门，只得揩干净眼泪，战战兢兢走过去。

找她的是两个警察，为首的帮办瘦长长的，目光严肃地扫着她的脸，说：“黄小姐，今天的晚报看到了吧？”

“看，看到了。”

“据说林春光是你以前的情夫，昨天你们还在一起。请你马上跟我们上警察局去一趟，喏，这是传票。”

红玫瑰很想赖着不走，但她明白警方是不会同情一个下贱的舞女的，只得稍事打扮后跟着出门。

底楼大门外早有一辆款色新颖的小汽车等着。红玫瑰出门才发觉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

车子行驶在光怪陆离的马路上。红玫瑰觉察到不是朝警察局方向开，十分惊愕，牙齿打着架说：“你、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放心，我们不会要你的命，只想找个地方弄清几件事——你可得老实点！”

红玫瑰望着这恶煞神似的瘦长子，怎敢不老实！

汽车过了地下隧道，又穿过了九龙，仍一股劲地往北驶，转眼就是金山郊野公园地界了，红玫瑰想到了林春光的陈尸之处，禁不住害怕地捂着脸抽泣起来。就在这时，汽车嘎然而止。

“跟我走！”瘦长子拽紧红玫瑰的胳膊，与同伙押着她走进公路旁的黑暗之中。

“知道我们是哪条道上的人吗？”瘦长子盯紧了红玫瑰吓成白水似的脸。

“我，我不知道。你们饶了我吧……”

“饶你可以，但必须讲老实话！我们是林春光的朋友，你讲吧，是怎么与人串通好谋杀林春光的！”

“冤枉，一点没有这种事，我也是看了报纸才知道的……”

“你这个骚货！哼，我们知道你不会老实的，先让你吃点苦头吧！”瘦长子掏出麻绳，把红玫瑰绑个结实，恶意地戏耍说：“你就蹲在这里，等着有人来开洋晕！”

两人说完，戏谑地吹声口哨走向公路，马达很快响起来。

四周一片漆黑，从郊野公园传来猫头鹰的凄鸣。红玫瑰害怕极了，非常担心突然冒出一群油脂仔把她轮奸，止不住又低声哭泣——她此时忽然意识到那两个人并没有塞住她的嘴，于是发疯般大喊：“救命——”

远处公路上闪近一盏车灯。

很快有一条黑影走过来，还传来了声音：“谁呀？我来啦！”

红玫瑰听出是个女人，更放心了，抽抽泣泣说：“我在这里——被坏人绑架啦。”

“啊，真作孽！”那女人急急奔到。是个姑娘。她利索地帮红玫瑰松绑，然后挽着她走向公路。

红玫瑰由姑娘的电动摩托车载着，来到在九龙已属罕见的木屋区。

红玫瑰惊魂甫定，环视着室内简单、陈旧的家具和姑娘的装束，明白这是个收入较低的工厂女工。

“黄小姐请坐，”姑娘搬来一只被汗渍浸红了的藤椅，“我家实在待不得客，请多包涵。喝杯咖啡吗？”

“好的，谢谢。”

两人喝咖啡的时候，红玫瑰小心地问：“你家还有谁？”

“父母早死了，我是枯庙旗杆独一根。”姑娘掠掠额前的散发叹口气，“没办法，只能在荃湾的纱厂做工，今天上晚班，才遇上了你。”

“那真算我有福气。”红玫瑰苦笑了一下，偷偷打量着姑娘年轻娇美、白如凝脂的脸，思忖着，试探：“你家先生在哪里做事？”

“先生？没有，工厂里那些打工的男人太腻烦了，阔佬又高攀不上，唉，算我命苦。”姑娘自暴自弃地把剩余的咖啡一口灌进肚子。“黄小姐，你在哪里做事呢？”

红玫瑰脸一红，微笑地说：“你看我象做什么的？”

“猜不出来，不过，看样子你是上流社会的人。”

“不中用啦，过去倒是拍戏的，现在可只能陪着老头子们